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电影投融资领域中的应用

■文/黄炯

伴随着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与电影产业的迅猛成长,包括多家互联网企业、银行信贷企业、众筹网站在内的资本加互联网金融的形式进入我国电影领域。其中,互联网企业和平台发挥出厚积薄发的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优势,其他平台也通过互联网的系统化整合能力进入蓬勃发展的影视业,我国电影金融支持体系初现雏形。

一、互联网金融与电影投融资结合的模式类型

在具体的模式和类型上,不同的平台和公司推出了多种不同的产品。在互联网企业中,阿里巴巴率先推出了娱乐宝平台。娱乐宝是用户通过购买保险理财产品获得娱乐权益和增值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在平台上出资的用户以阿里娱乐旗下的文化产业热门影视剧作品为投资对象,用户在理财收益外还有机会获得普通保险理财产品没有的娱乐权益。很快,百度公司也推出了消费金融业务与电影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电影大众消费平台“百发有戏”。“百发有戏”同样包括诸多富有特色的娱乐回报。内容包括明星拍摄的感谢视频、参与剧组晚宴,以及制片人权益标识等。官方所称的权益回报比率以许鞍华导演的影片《黄金时代》为例,可以达到8%-16%。“百发有戏”创造了一个在消费的同时进行理财的全新投资模式,它通过信托消费,将投资人和用户的消费权益转换为收益权,再利用收益预期刺激消费。

在互联网企业巨头外,原本的金融理财平台也开始选择借助互联网娱乐的东风。例如,爱钱帮推出的“娱乐帮”,与一家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公司合作,投资了乾景资本管理的诸多小成本娱乐项目,如惊悚电影《碟仙诡谭》、《八女投江》等。中国平安保险也在入股电影公司华谊兄弟的同时推出了娱乐金融产品平台“平安好戏”,主打低风险高收益理财与投资者专属的娱乐衍生权益,用户收益与电影票房收益无关。“平安好戏”推出的首个项目是与青春片《匆匆那年》开展联合营销的多款类似的理财产品。与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相比,理财公司的合作运作模式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属于单纯营销类,原产品的投资方向不变。

最后,原本的多产品众筹平台也在尽力加强互联网资本与影视娱乐的联系。这些项目风险较小,投资人无须考察平台本身的专业背景,平台负责人的

资信情况等。这些明确的众筹形式融资不向外界承诺任何资金回报和收益,并且有200人的人数上限限制,还需要坚持面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原则。因此,众筹平台给予用户的回报的都是非现金类的实物或者权益,产品也以小众独立电影或网络微电影为主,例如众筹网的纪录片《我就是我》、动画剧集IP改编的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等。

以上三种大型互联网平台、金融理财平台和众筹平台创造了一个在消费的同时进行理财的全新投资模式,它通过小额用户亦可参与的信托消费,将不同级别的投资人和用户的的消费权益转换为收益权,再利用收益预期刺激消费。

二、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的目的与意义

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的目的与意义与传统的高门槛、高投入的股权众筹相比,新的互联网金融参与影视投资方式具有高参与度、低门槛的特征。这一回报众筹不仅令粉丝能以少量资金体会电影投资人的收益与风险,并为中国影视的资金筹备起到一定作用,还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营销手段。对于分散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收益的不仅仅是金钱回报,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人,以及亲身参与电影制作的体验感。从这一角度来说,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的首要意义便是实现影视剧的项目营销效果。这些投资项目本身不仅实现了大众娱乐产品的集资众筹,还在吸引投资人参与的过程中悄然完成了一轮广告投放。一旦你投资了其中的电影或游戏项目,实际上也就参与到了影片的宣传营销当中。电影一旦和强调参与的互联网联系后,就赢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销机会。许多购买了电影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都会成为电影的观众,而电影本身在号召投资者参与时也调动了许多潜在观众走进影院。以天娱传媒出品的《我就是我》为例,这部小成本影片在20天内成功众筹到500万,成为同类产品中的成功案例。且不论电影票房的最终收益如何,电影在启动众筹之时就已经收获了投资方想要提前探明的市场反应。

其次,在以移动互联网终端为主要设备上培养用户的多种支付习惯。在这一轮互联网与影视娱乐结合的潮流中,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众多“大厂”成为角力中的行业巨头。将流量模式和移动支付结合起来,培养用户在移动支付平台上的消费和投资习惯,让他们适应多种

渠道和媒介的支付行为,也为互联网公司主打的移动支付功能奠定了良好的用户基础。在移动电商和移动支付主宰用户流量的当下,以阿里、腾讯为首的几家公司都在培养自己核心APP上的支付习惯。以阿里的“娱乐宝”为例,作为单纯的支付性功能的APP支付宝在与微信的流量对比上不存在可比性,在几轮主导社交功能的营销之后依然收效甚微。此时“娱乐宝”及其配套支付功能的推出,正是要稳住阿里系产品移动支付的根基和地位。

最后,通过互联网账号登录相关网站,服务提供方可以从相关联的软件上获取用户消费、投资的数据。在大数据的对比、分析和模拟绘图下,可以得知观众的群体消费喜好和消费习惯,从而在电影的投资立项阶段去了解观众的收视或观影习惯,宣发时也更加有的放矢。换言之,即是用投资行为来筛选出有持续消费意愿的用户群,锁定他们的兴趣,最终尽量让他们在保有收益的情况下与感兴趣的电影项目、以及支撑这些项目的企业之间保持长期连结。

三、投资新模式的看点、风险与机遇

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几十元或上百元的投资就可以参与到一部影视剧的规划中,通过移动APP选择演员、为自己喜欢的男女主角投票等互动,参与到项目的部分环节,是一种结合了金融理财与大众娱乐的全新体验。这样的新奇感在娱乐参与的角度,可以有效满足投资者作为电影或游戏项目“出品人”的好奇心。对一部分明星粉丝来说,可以通过投资行为获得深度接触明星的专属活动权益,也足以兴奋不已。可以说,粉丝经济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资者参与的意愿,郭敬明导演的两部主打流量明星模式的《小时代》成为颇受欢迎的产品,便是证据。

然而,从投资的现实环境来看,影视剧众筹在中国尚未形成完善机制,这样的投资行为中也存在一些不透明风险。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亏损或盈利要取决于向观众“借钱”的影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电影的收入与公司的经营对观众而言都是一个有操作空间的“黑箱”。对此,应当尽量把这些产品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监管中,以公开募集产品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管理,让投资者的要求和观众获取简单的、透明的、产权清晰的投资服务,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系副教授)

人与琴合一:

《放雁》对壮族天琴艺术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生动纪录

■文/刘德崇

我国壮族人民勤劳智慧,在上千年劳动生活中留下了悠久的历史与博大精深的文化。其中,壮族天琴作为一种在历史洗涤中流传下来的弹拨类弦鸣乐器,至今仍在许多弹奏者的手中流传。广西崇左作家周末拍摄的纪录片《放雁》便讲述了崇左龙州金龙美女村村民李恩平一边坚持传承并创新天琴弹奏,一边艰难求学谋生,并在天琴演奏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在2020广西民族志影展暨非遗影像展上,《放雁》荣获优秀奖;随后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获得银收藏奖,之后又被国内主流视频媒体爱奇艺选中进行公映。

一、琴:壮族天琴艺术与《放雁》歌谣的发展

天琴是广西壮族人民发明的古老传统民族乐器,在我国主要流行于广西崇左的龙州、宁明、凭祥等地,在越南也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受壮族人民的喜爱。天琴形制优美,工艺独特。琴头正窄侧宽,琴杆细长,琴头与琴杆用三节木料以榫卯原理拼接而成,完全不使用金属钉或胶水。天琴的基本构造与共鸣腔体与二胡相似,但弹奏却以拨片或手指拨动琴弦,发出明亮的拨弦声。

《放雁》通过对壮族青年李恩平日常生活的观察镜头和讲述,见微知著,表现了当代天琴演奏者的生活世界,折射出天琴在当代社会的斑斓光谱。影片中的天琴演奏者们,表演中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边手抱天琴,一边摇摇挂在脚上的铃铛串,边弹边唱。这样的演奏方式起源于壮族先民的法事活动。在“醮公”或“天婆”利用天琴开展的各类“做天”仪式中,天琴的演奏姿势从传统的坐式演奏、到立式弹唱、立式唱跳不一而足;演奏的形式也包括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一人或多人边弹、边唱、边跳等。“天琴郎”李恩平除了擅长这些传统演奏方式外,还加入了诸多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表演方式,其中一些借鉴现代舞蹈的元素,甚至令传统一片哗然。

李恩平演奏的“放雁”是一首古曲,同时也是壮族民间信仰的诸多仪式中的重要的一环。“放雁”按照汉语原音应译为“放燕”。在这一仪式中,扮演天官的醮公通过弹奏天琴呼唤鸟雀传信给天上的神明。《放雁》便由此处男天琴艺人演唱的曲调改编而来,成为壮族天琴表演最著名的曲目之一。在以“天琴美女”为名的女子表演团体将这首歌曲以《放雁》之名带到全国各地后,《放雁》之名逐渐取代了“放燕”,成为金龙

洞最著名的一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片。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壮族先民逐渐将天琴从一种与“天”对话的法器,改造为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的乐器;学习天琴的种种禁忌也从“传男不传女”变为“天琴美女”为主要卖点。而在影片中,喜欢穿女装唱情歌的男演奏者李恩平在火车上用手机灯光打亮白纸,为《放雁》重新编词编曲。这一场景一方面表现了当下的天琴艺术与《放雁》歌谣正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并不断兴盛,另一方面也令观众反思天琴作为一种古老乐器当前在壮族人民中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它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于人、影响于人的方式。

二、人:从天琴演奏者到“天琴郎”身份的转变

在历经上千年的历史沉淀后,天琴的功能演奏逐渐从开始的“娱神”转变向“娱人”,天琴演奏者也具备了抚慰听众心灵、在社交场合提供娱乐、传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族群对民族文化认同,以艺术维护中越边境和谐等多种使命。《放雁》中的主人公李恩平身上,便体现了天琴演奏者身份的种种矛盾性与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百态。李恩平是个普通的壮族小伙子,出生于天琴发源地——广西龙州县金龙镇美女村板池屯,目前在天津某音乐学院读书。作为天琴演奏者的李恩平,在固守传统眼光的人看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他的天琴表演融入了现代流行舞蹈和流行音乐中女性性感的动作元素。然而,在传统基础上改写出这一表演方式的李恩平却是位男性表演者。这样新颖的表演方式令李恩平获得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却在广西村庄中遭受了许多非议,一些无法接受的村民指责他“糟蹋传统”。

纪录片《放雁》不仅把镜头对准了李恩平对“传统”的演奏方式离经叛道的一面,还抽丝剥茧地展现了他的日常生活,也揭示出他选择成为“天琴郎”的原因。不同于那些出于责任和使命而进行传承的非遗故事,李恩平长期坚持弹奏天琴,首先是因为他自小家境贫寒,而天琴是他赚钱养家的谋生手段。他的父亲多年离家未归,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母亲一边抚养年幼的弟弟,一边照顾年迈的长辈。身为长子的李恩平不得不依靠天琴进行商业表演赚取学费,补贴家庭。《放雁》用大量手持摄影、晃动物镜头与跟拍来表现这位生活艰辛的主人公。片头失真的蓝色调渲染出沉闷压抑的氛围,这样的气氛一方面

来自于李恩平贫寒的家庭环境,另一方面也来自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迅速凋敝下去,却仍然固守传统观念的广西农村。“天琴郎”李恩平就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挣扎着,以一把天琴对抗生活、父权、外界眼光、甚至对抗自身的种种压力,令人动容。

三、人琴合一:民族文化的生动传承

在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中,天琴成为壮族人民的信仰,它不仅作为一种娱乐的乐器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也始终发挥着调节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及个人与自身心灵关系的作用。《放雁》中的男主角李恩平最开始为了家庭坚持表演天琴,但逐渐在几百块的演出费之外,他的人生与生命也在悠扬的旋律与动人的舞姿中与天琴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美女村”光环之外的双蒙村,是无数在现代化过程中凋敝的村落缩影。天琴作为这里的特色音乐文化资源,被融入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重点项目,却难以找到与主流文化话语平等对话的途径,也缺乏真正懂天琴、爱天琴的继承者。“天琴郎”李恩平的商业表演被村民所不齿,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天琴演奏的一位表演者。在复杂的社会场域与多种复杂心态的层层叠加中,李恩平以手中的天琴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呈现出崇左天琴文化独特的魅力,让古老的天琴通过“天琴郎”的坚持和努力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贫寒的原生家庭、村人的流言蜚语、父爱的缺失与暴力的泛滥,使得李恩平成长为一个传统社区的边缘人,一个在村子里被人嘲笑的弱者。的确,李恩平内向温柔的性格让他在社会上显得与各种场合格格不入。也正是如此,天琴演奏成为他探索自己内心、追问生命意义的契机。

在片尾处,被社区排挤,缺乏家庭支持、不被主流眼光看好的李恩平对着镜头唱起了自己改编过的《放雁》。在悠扬婉转的歌声中,独自漂泊异乡的李恩平通过歌声诉说着心中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对自我命运的反思与追问,其中迸发出的饱满生命力让人心生感慨。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国家级非遗项目壮族天琴艺术活态流变与传承路径研究”(课题批准号:21FMZ045)

从电影叙事到舞蹈演绎:

《永不消逝的电波》从“叙”到“舞”的转化

■文/高阳 孙萌

命运同生活环境,在表现革命意志的同时显现出共产党员的浪漫精神,在红色主题之外颇具可看性和趣味性。

例如,男主角李侠与女主角兰芬生活的小楼的一层是二人起居生活的卧室,阁楼之上便是李侠在深夜秘密发报的场所。男女主角在一个场景中互动,女主角在一层或上场口的市井家庭中操持生活琐事,男主角则在舞台另一侧的二层或下场口发着电报,两个场景交融之间又彼此独立,两个人物及其行动在同一舞台空间的分隔中有序、有计划地呈现出来,不仅保证了舞台空间与人物动作的和谐性,也在富有层次的立体舞台上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与温馨家庭生活生活的合二为一形象地呈现了出来。舞剧表演时表演者与观众处在统一现实空间中,因此擅长表现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允许普通事物成为舞蹈的表现内容。《永不消逝的电波》把上海弄堂生活的人物风貌、生活状态与烟火氛围非常细腻传神地刻画出来。这样的舞蹈不仅在多个空间的处理中烘托出故事的高潮,也展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

特征言说着老上海市井中的风貌风情。在谍战主题发展到高潮时,独自行动的兰芬李侠分别遇到了危险:兰芬被假装黄包车夫的特务劫持,李侠则在裁缝店还原现场,找到方掌柜被害前留下的情报。这两个情景都是十分危险的,其空间处理需要与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安排相互配合,才能为舞剧增添新的亮点。导演借助左右平行的两个舞台将两个表演场景区隔开,两个空间的重叠象征着夫妇二人作为共产党员共同面对的巨大危机;不同场景在同一空间的处理令两个人物遇到的危险反复累加,全场气氛在兰芬击毙特务,李侠拿到情报的同时达到高潮。在国民党情报站长搜查报社的段落中,几位地下工作者与搜查报社的特务也出现在了舞台上,两组舞者在舞台上来回穿插、迂回交错,在眼神的对视中相互试探或传递信息,舞者充满节奏感地不断移动,在和谐、流畅的舞蹈画面中以假定性的动作展现谍报工作中游走于危险边缘的紧张感,有时又回归到报社这一现实的场景之中。这样空间切割的方法,把原本单一的叙

事线与空间段落打破重组,以假定空间中的真实性和真实空间中的假定性营造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象征正邪双方在明面上与暗中的双重较量,以多重场景之间的变换与转场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二、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的转化

共时性叙事是舞台叙事中特有的一种时间结构。得益于可以自由分割的舞台空间,舞剧可以表现出在同一时间内,但不属于同一空间范畴的两个或多个叙事序列同时进行叙事,因此故事的整体编排和讲述打破了电影中常用的单线索历时性叙事。电影更加擅长以顺序结构按照时间前后顺序描绘情节,而舞剧则更多地是以心理为线索使主题思想按照既定的表演计划逐步展现在观众面前,并强化舞蹈表演的层次感与不同段落的衔接。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表演中采用乱序的时间交错结构十分明显。为了突出这部新红色经典的创意,

也使主人公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更为澎湃的悲痛之情。在李侠的身份已经暴露,催促怀着身孕的兰芬尽快撤离,两人面临生离死别时,导演用四组双人舞表现发报前两人难舍难分之际肝肠寸断的情感。四组双人舞者之间的紧密配合与一致动作,展现出高度协调的紧密配合,体现出较强的和谐感与美感:两人相识时兰芬肩别扭不肯穿旗袍、相识时为李侠扇扇子,热恋时亲密难分的三段表演展现了不同时期人物的性格变化和关系进展,这三段表演与当下时间线上的演绎在同一时间内交错出现,以灵活的表达方和一致的整体动作风格,展现出两人阴阳两隔之前回忆往昔、的难舍难分的场景,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不言而喻,令人潸然泪下。

综上,在空间与时间的转化中,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将男女主角的动人爱情、老上海的本土风情与暗流涌动的谍战故事相结合,在从“叙”到“舞”的转化中表现出了红色经典坚定的革命精神,赋予了传统佳作以新的力量。

(作者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山东红色文化的当代舞蹈艺术呈现研究(2000-2020)》(项目批准号:21CLYJ40)的阶段性成果。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广告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